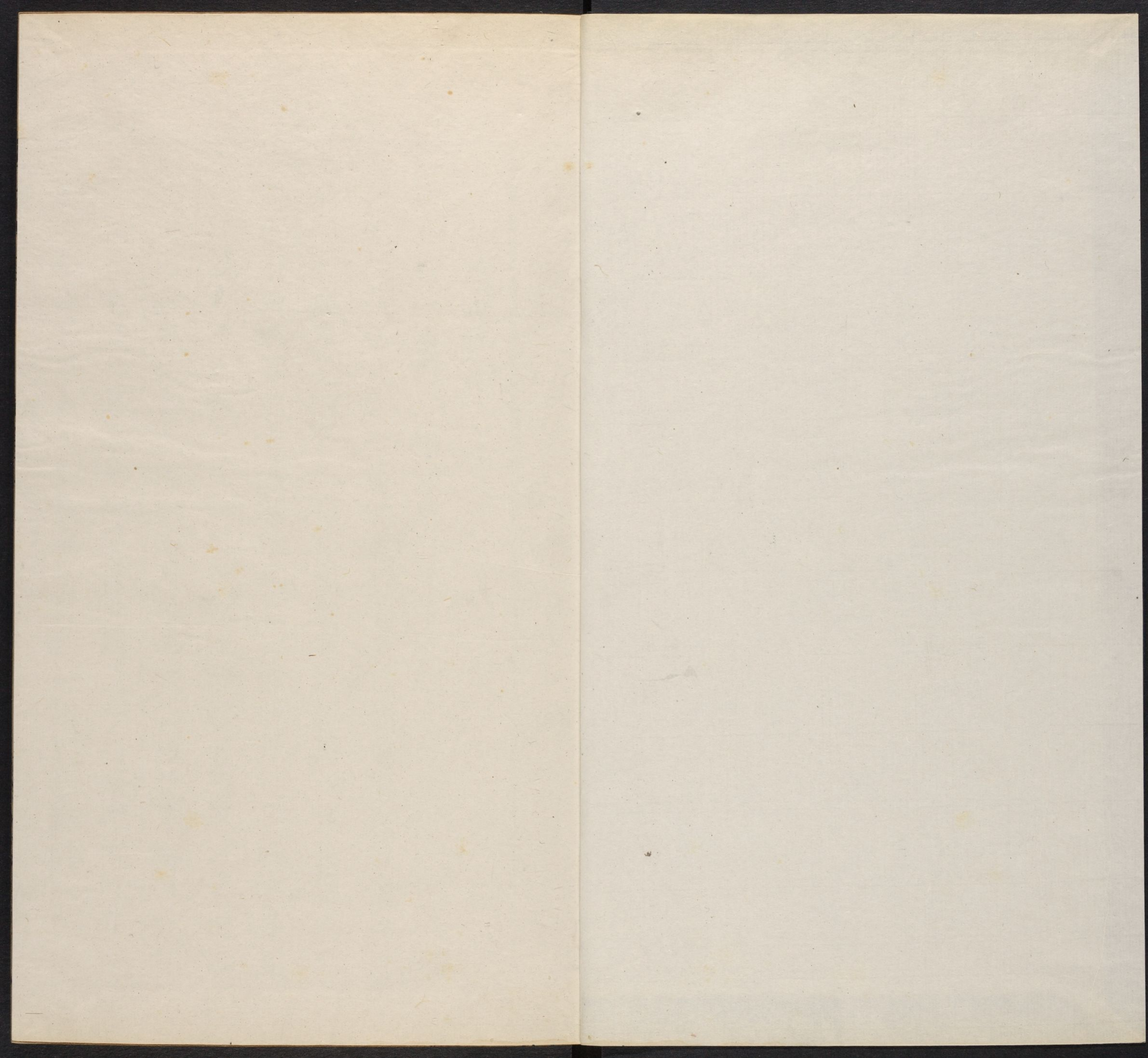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13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如蒙是武論

行三五四六

本館復印又公

本館復印又公

本館復印又公

本館復印又公

本館復印又公

本館復印又公

本館復印又公

知瑩趙武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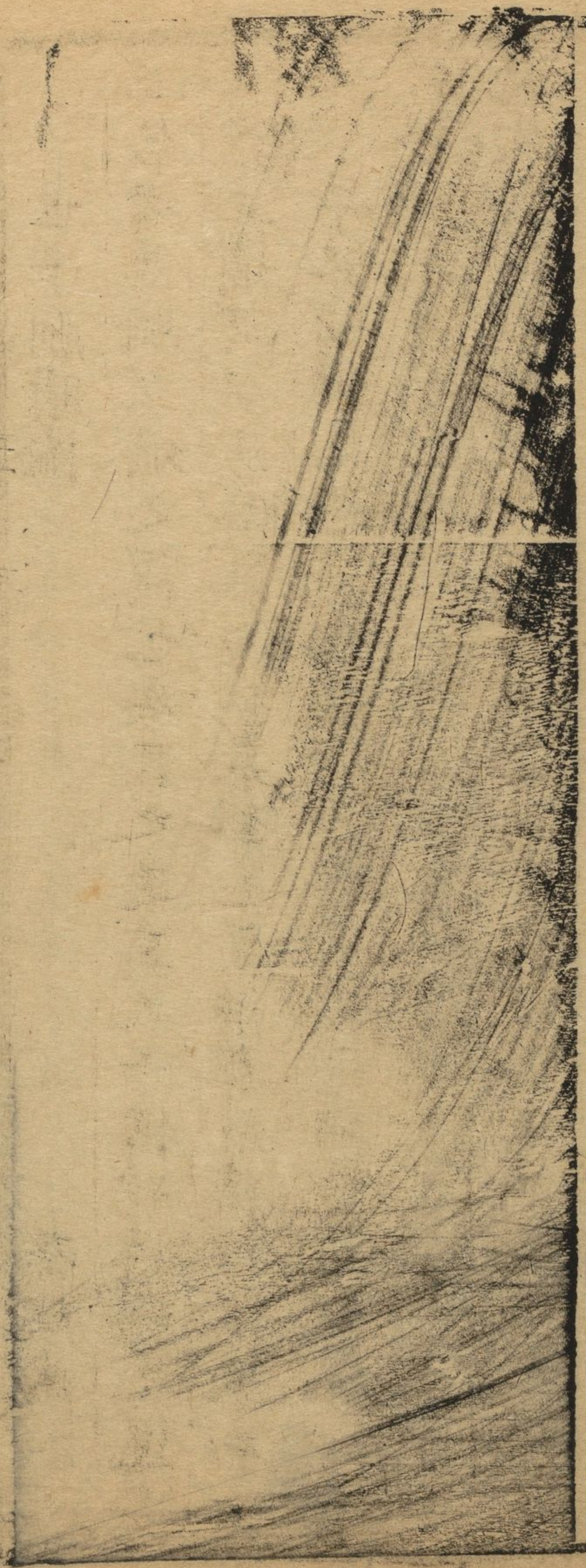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蘇轍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歿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群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瑩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

可必三與楚逼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敵楚而服鄭此則
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
任趙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
此有仁人之心二馬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與叔
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
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
之德爾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
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
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

晉為盟主常先諸侯夫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
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
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疆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
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馬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
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
楚孔子亦許之歟



世子崩贖論

孫明復

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為國之道莫大于傳嗣傳嗣之道其
 大于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用能尊統傳緒承承而不
 絕故子路問于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以靈
 公無道不能先正厥嗣以靖其國卒使崩贖父子爭立以亂于
 衛故對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
 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謂諸此也何以辨諸按春秋定十四年衛世子崩贖出
 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崩贖于戚崩贖出奔宋者

崩贖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也納衛世子崩贖于戚者靈公既死崩贖為輒所拒不得入衛也且崩贖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靈公固冝即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郈得立輒于後以亂于衛夫崩贖者靈公之子也輒者崩贖之子也輒既立則崩贖無以立矣崩贖無以立則必反而爭其國既反而爭其國則輒必拒之輒既拒之是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君臣臣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

崩贖出奔宋納于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惡靈公而不與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國不與輒者不與其為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崩贖者獨無惡乎曰崩贖有殺母之罪當絕反而爭其國是為篡國故經書納焉納者篡辭也孰謂崩贖獨無惡哉然則崩贖之篡國輒之拒父皆靈公為之也皆靈公為之者靈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參譏之此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亂厚人倫之深旨也而世之說者以為正百事之名者失之教矣

叔輒論

劉敞

叔輒夷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
孫叔
 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東
 來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
 有焉賞罰違於衆而形勢斂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
 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者矣是以叔輒知日
 食之憂必將及君歆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於
 禍歆隨則失其守發憤壹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
 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蔽

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裏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吳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莽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况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石碻論

牛希濟

衛莊公寵州吁也且又縱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若與之即將定若猶未也後將悔公不聽州吁竟殺其君而自立石碻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春秋之世有弑君之子或朝于王預諸侯之盟不復加討是以厚問定君于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寵于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碻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州吁于濮石碻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

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愛其君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人義也石子諫莊公也以義方教子厚之為也無義方之訓哉且厚非弑君之謀為亂之首州吁既立仍從之遊州吁之為君也命石子遊必將從之况于厚乎已為大臣國有亂賊而不能討之忘其君也父子相欺以成殘忍之計是忘其親也為臣不忠為父不慈將使衛國之人父子相爭屠矣是以先見之明知州吁之必能為亂也當戮力以除之豈止一諫而已哉知石厚必從惡也當嚴毅以討之無使必陷于戮不能救亂以安其國不能謀君以全其子莊公之

忘也州吁之戮也石厚之死也皆石子忍况其君乎或曰周公之誅二叔聖人之教也日磬之棄愛子賢人之事也若不如是將何以止于亂乎夫周公知二叔之心不利于成王必危于宗廟故先除之以保天子之尊以安大本豈若石子弑莊公而後欺而誅之日磬怒其子與宮人戲蓋防淫亂之本以靜于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必不使從篡之黨而後誅之也然周公聖人也日磬賢人也知其必至于亂皆不得已而行之且周公日磬防其亂而先誅之以靜于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無益于理反為相欺之計殘忍之行無父子之慈滅天屬之道且厚能問其

古論九
卷九
父以定君之計是知是非理亂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無疑父
之心也疑父之心逆天之道也今乃欺之令朝于陳以行誅計
斯人心之熟悉之矣不若告其子以理且曰州吁為子弑其父
為臣弑其君也天地所不容者人之子不可與之為伍也是以
吾禁子之遊且吾為大臣欲誅弑君之賊以報其國不討其賊
是吾有殺君罪也能使州吁朝陳且勿往我將報之石厚尚能
求計于其父豈必陷父于惡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
之道矣今石碯以殘忍之性亂君臣父子之理以安其身以求
其名而曰大義滅親為罪莫大于亂國不孝莫大于絕嗣今石

子亂其國而殺其子矣及後樂羊為魏將伐中山中山殺其子
而遺之一杯羹樂羊坐于幕下食之以盡乃拔中山文侯賞其
功而疑其心貪其功忘骨肉之痛蓋石子之流也屈突通當隋
室之亂未從王師太宗使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與汝為
父子今與汝為仇讐既而捨弓矢于地再拜號泣以別随后曰
臣智力俱困非敢負陛下也然後來歸此又能全君臣父子之
道也且能殘其子為仁義之人者未之有也為仁義之人能殘
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丘明修千載王化之文欲開父子相疑
之心親相滅之理大非聖人之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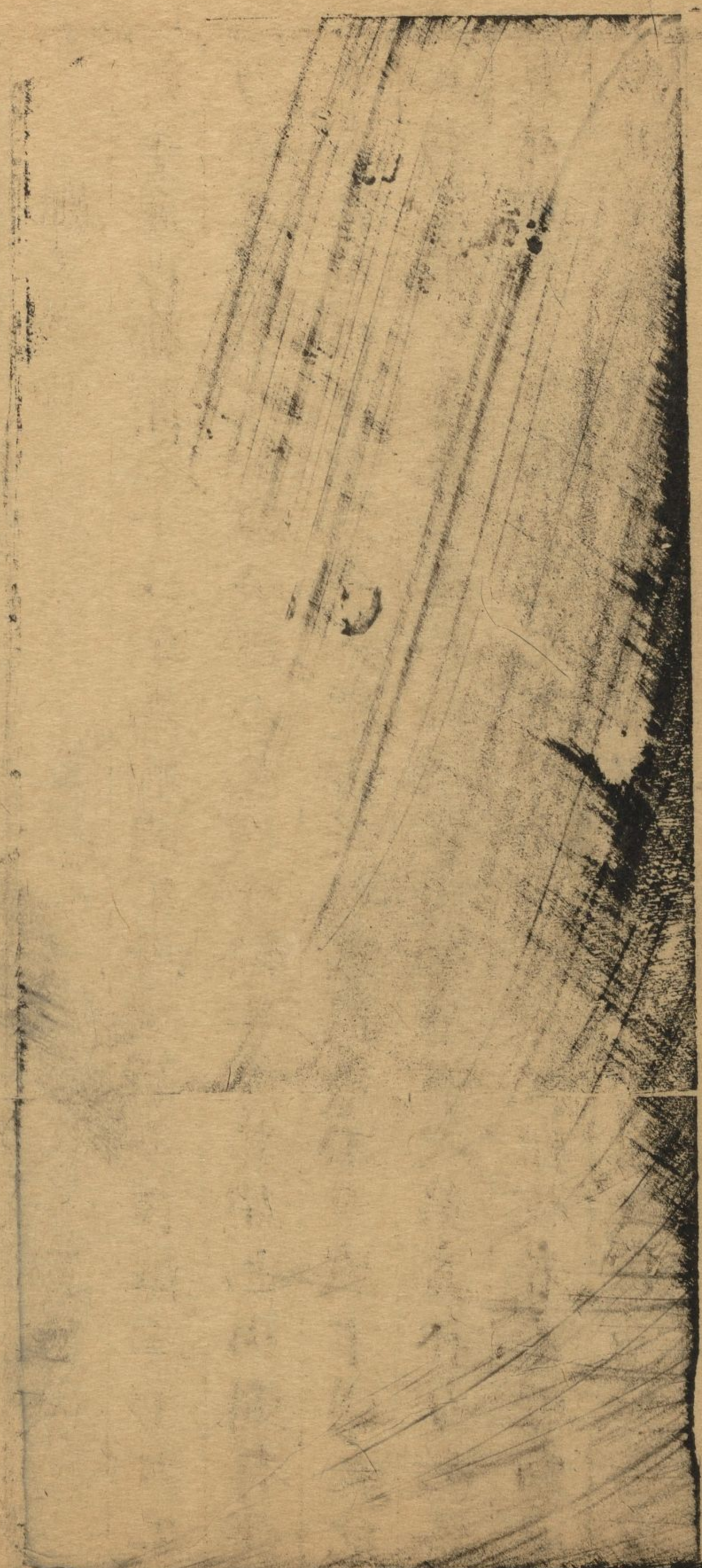
宋襄公論

蘇軾

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祭膳
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
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
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是學
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
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
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
牛於德未有所損為者而孟子予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紿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飡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昏淫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

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王莽無成則宋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安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與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然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鄭子產論

真德秀

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
 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
 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
 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
 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
 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
 之過故自子南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
 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

討而鄭能以弱為強攻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
餘鮮有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
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
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
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賊者當觀法焉

燕論

蘇轍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
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
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
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
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
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
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
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

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七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况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趙燕論

蘇轍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耻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

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為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以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

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天士大夫之寡也

燕丹荆軻論

司馬光

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
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
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
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磐石
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
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
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
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

古詩大雅
卷九
楚勝白公之流乎荆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七
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螫之靡聶
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比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若
子盜諸

樂毅論

蘇軾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
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
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
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
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所求也
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
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
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

古論大略 卷六
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閔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于內齊擊之于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

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蘇秦論

蘇轍

秦彊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為之術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之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楚論

蘇轍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
 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
 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
 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
 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
 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
 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
 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

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
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屈到嗜芰論

蘇軾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
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
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
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
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
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
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

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
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二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
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
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
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
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
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
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
思之道也會稽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

毋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
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
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箒曾子曰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
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未易箒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
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
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
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

古詩大卷
卷九
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
命藥石也哉

屈原

蘇轍

漢賈誼為長沙傳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
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
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
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
殉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
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

莫敖屈瑕論

呂祖謙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楫雲
 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
 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遽
 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沿視溟渤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大
 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虓泅泅奔鯨駭蚪乃旁皇
 四顧膽落神泣墮槩失柁身膏魚鱉之腹為世大戒然則名今
 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
 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

師相遇於蒲騷自知將畧非長委計鬪廉教以次郢禦四邑者
鬪廉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郢者鬪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
卜者又鬪廉也無小無大惟鬪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
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聽乎屈瑕徒見用竒之功而欲竊效
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
氣揚自謂筭無遺策九天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
之羅人政須折箠笞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債
身歟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
之役吾以為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

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於絞人必思昔以用人言
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彼既
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疇昔蒲騷之勝借曰
鬪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其亦鬪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
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
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天欲斃之乎符堅之治秦一則王猛
二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宰相置觀以聽訟至兢兢也繼
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
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嚮若猛死之後其

鋒嘗少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傳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久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季札論

蕭定

昔者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者何哉夫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郊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草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以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
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
寥而延陵之響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
墓者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
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為
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文於舊史氏竊
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
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
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不建故以
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以太伯之奔勾吳也
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
有歸及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
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

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狗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閱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身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美

走索已而遺

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季子論

王安石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天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為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為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為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

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為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為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為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

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為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為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伍子胥論

蘓軾

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之學瑕玼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彊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竒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

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疆諫以死之則
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
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九卷終

